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蘇建洲：楚簡「融」字構形再議

在 2008-12-16 18:43:30 发布:

楚簡「融」字構形再議

(首發)

蘇建洲

彰化師大國文系

劉樂賢先生曾撰文指出：「在楚文字中從雙『虫』得聲之字的字形分析方面，目前存在兩種意見，一種認為雙『虫』是三『虫』即『蟲』之省，另一種則認為雙『虫』是由甲骨文『毓』的右部演變而來。我們認為，除『流』字以外，其餘從雙『虫』得聲之字仍以前一種分析較為合適。本文對、的討論，也可以說是為此說提供了新的支援。」[1]劉先生文中列的後一種說法所加的注腳是筆者的文章。[2]筆者文中以為：楚簡的「融」字應分析為從「𧈧（毓）」得聲。最近看到《上博文字編》在「融」字條下也注解指出：「按：『𧈧』為『𧈧』之變形音化。此字雙聲符，楚『祝融氏』之『融』。」[3]又說：「右側偏旁『𧈧』、『𧈧』等，皆『𧈧』之訛變。」[4]與筆者看法相同。今在舊說的基礎上再補充新的材料論說「融」字構形如下：

楚簡的「融」字一般作：



(《新蔡》甲三188、197)、



(《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》簡7)

當時之所以認為「融」字應分析為從「𧈧（毓）」得聲，主要是因為右旁也寫作「𧈧」，如：



(《新蔡》乙一：22)



(《新蔡》乙一：24)



(《新蔡》零：288)

這種寫法見於「流」，而與「𧈧」顯有不同。何琳儀、劉釗、李天虹、曾憲通等先生以為

「流」是由甲骨文「毓」右旁所從倒子之形演變而來，演變過程如下： [5]

 (《甲》1760, 「毓」所從)  (毓且丁卣, 「毓」所從)  (中山王 壺, 「流」所從)  (《性情論》19, 「流」所從)  (《性自命出》31, 「流」所從)

看得出來，「流」象倒「子」，所從的圓圈是倒子的頭部，其下為「羊水」。而圓圈脫離倒子，移位在旁，乃至脫落，就剩下上下兩個「虫」形相疊了。[6]換言之，「流」可以省「○」作「𧈧」。「融」，余紐冬部；「流(毓)」，余紐覺部，二者雙聲，韻部陽入對轉。這種現象也見於楚先鬻熊之「鬻」作[7]：

 (《望山》1. 121)  (《包山》217)  (《新蔡》甲三：188、197)

也應該理解為從「流(毓)」聲。「鬻」、「毓」二字古音同為余紐覺部，通假自無問題。[8]郭永秉先生也指出：「我們知道，文獻中的『鬻熊』在楚簡中就經常寫作『媯熊』（『媯』有時也寫作『禮』，從『示』可能是要突出其為受祭先祖之義），『媯』其實就是從『毓』字演變而來。『毓』、『鬻』古音相同，都是余母覺部字，在表示生育的意義上，二字通用無別。……筆者懷疑『媯熊』之『媯(毓，鬻)』有可能與殷墟甲骨文的『毓』字相似，也可以讀為『戚』。」[9]學者將楚簡「鬻」、「融」釋為從「蟲」（定紐東部）聲，聲音自無問題，但是還是不及與「毓」的聲音密切。況且字形上只能解釋為「原來的『𧈧』形也會增益圓圈而變成帶圈的『𧈧』符。」[10]也就是將這些「𧈧」形體都解釋為增添飾符「○」，這在數量上不太合理，況且飾符添加的位置也很少見。

《上博三·周易》簡25「虎視融＝（眈眈）」的「融」作：



整理者注釋說：「『𧈧』，疑『𧈧』字，與『眈』音近。」[11]孟蓬生先生認為：「此字實即𧈧字，從𧈧，𧈧（蟲之省）聲。右上之口當為附加的裝飾符號。」[12]

謹按：一般將楚簡的「融」字隸作「𧈧」，由字形來看是合理的。所以《周易》該字字形左旁不應隸作「𧈧」，而仍應隸作「𧈧」。這種「𧈧」旁如曾侯乙鐘的「𧈧」作，

裘錫圭、李家浩先生釋為「墉」。[13]何琳儀先生分析說是墉或郭之初文。[14]《楚文字編》亦同時歸於「郭」下與「墉」下。[15]又如《上博（一）·孔子詩論》28「牆」作、《郭店·語叢四》2「牆」作，季師旭昇已指出字應分析為從「臺」（郭、墉）升聲。[16]《上博（五）·三德》19「勿增」，季師旭昇讀作「牆勿增」。[17]《上博（四）·曹沫之陣》18「城」，無疑應讀作「城『郭』」[18]，而非「城『敦』」。[19]相似寫法亦見於「厚」字偏旁，如（《孔子詩論》15）、（《郭店·語叢一》7），馮勝君先生指出形體下部所從就是「」字，可參看袁成叔鼎（《集成》2782號）字所從「」（墉）旁。[20]而「（融）」可以理解為《上博文字編》所說的「此字雙聲符」。聞一多先生曾引《山海經·東山經》「（獨山）其中多，其狀如黃蛇，魚翼，出入有光。見則其邑大旱」，認為邾公鍾的「陸鬪」和文獻中的「祝融」，就是《山海經》的「」。《鄭語》的「光照四海」與《東山經》「出入有光」合，火正與「見則其邑大旱」合。[21]郭永秉先生認為聞氏之說應屬可信，可見祝融的得名應該和「光照」的關係密切。[22]而由聞氏所說的「祝融」異文，亦可見「融」、「庸」的確音近可通。

其次，字形右旁孟蓬生先生以為是飾符，筆者上引文以為應分析為從「（毓）」得聲，不過所從的「」旁誤寫成「」形。[23]今案：1995年新出老簋銘文曰：「漁于大△」，「△」字作：



張光裕先生隸定作「」，將字形左下的偏旁釋為「号」，解釋說：「形，其上實從『』，下半仍像兩手上張之形，與『子』之分別，僅『』、『』之異，倘『』乃強調『子』之張口號叫，則正可以解釋該字構形之原意。」[24]李家浩先生則認為字應釋為「也」。並指出：「也」的初文象「子張口啼號之形，疑是字的象形初文」，並說「因為早期寫法的『也』字與『子』形近，為了避免混淆，故把『也』的兩臂筆劃省去，以便區別。」[25]體會其意，寫作從「」的子形也是有可能的，否則便不會與「也」有形混的可能。根據此觀點，筆者懷疑《上博三·周易》簡25「融」字只是將「」旁的倒子頭部「」形寫作「」旁，或是說它所繼承的根本就是寫作「」形的「子」，之後再位置移動，便成為形。換言之，《周易》「融」的寫法正好可以證明應該分析為從「」

（毓）」聲，而不從「𧈧（蟲）」聲。

《郭店·老子甲》簡21：「又（有）𧈧（狀）𧈧成，先天隆（地）生。」整理者認為𧈧（蟲）是「𧈧」之訛，「𧈧」即昆蟲之「昆」的本字，簡文中用為「混」。^[26]劉釗先生認為此字「可看作『𧈧』字的繁體，字可讀為『混』」。^[27]楊澤生先生則認為：「但『蟲』為『昆』的錯字只能是一種可能。我們懷疑簡文『蟲』應讀作『融』。《說文》『融』字籀文從『鬲』『蟲』聲，『融』是個從『蟲』省聲的字，因此『蟲』和『融』相通是沒問題的。……讀作「融」，熱氣蒸騰之狀態，與「混」意思相去不大。」^[28]這樣是否會構成筆者上述說法的反證呢？所幸相同用法的「蟲」亦見於《上博五·三德》簡14，簡文曰：「天材（災）𧈧=」，字形可以隸定作「𧈧」。范常喜先生指出：「『𧈧』字右部從三『蟲』，『蟲』亦見於《郭店楚墓竹簡·老子甲》簡21：『又（有）𧈧（狀）蟲（𧈧）（混）成，先天隆（地）生。』整理者認為『蟲』是『𧈧』之訛，『𧈧』即昆蟲之『昆』的本字，簡文中用為『混』。『𧈧』從『蟲』得聲，所以我們認為亦當讀作『混』。『混混』一詞文獻較為多見，亦作『渾渾』。用來表示水奔流不絕的樣子，亦用于其他事物的連續不斷。」^[29]此說正確可從，亦可反證上引《老子》仍應從帛書本、傳世本讀作「混」。至於《說文》籀文「融」寫作𧈧從「蟲」，出土文字似未見，不排除是「𧈧」省作「𧈧」後，進而繁化為「蟲」。當然也有可能是「後來的抄寫者按照自己的書寫習慣改變了原來的寫法。」^[30]

再回到一開頭劉樂賢先生所說的問題。筆者以為《孔子詩論》的𧈧（讒）以及《周家台秦簡》的𧈧（蠶），分析為從「蟲」聲是可以的，目前字形上沒有出現反證。但並不表示其他從「𧈧」旁的字只能分析為從「蟲」，本文所舉楚簡的「融」與「鬻」則是應該分析為「流（毓）」聲的。

[1] 劉樂賢：〈讀楚簡札記二則〉，簡帛研究網，2004.05.29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list.asp?id=1207>。後以

〈讀楚簡札記（三則）—楚簡的「讒」與秦簡的「蠶」〉為題，發表於趙平安等主編：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與學術史—李學勤教授伉儷七十壽慶紀念文集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6.11）頁112-113。

[2] 蘇建洲：〈試論《上博（三）·周易》的「融」及相關的幾個字〉，「簡帛研究」網站，2004.5.8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html/sujianzhou02.htm>。後以〈楚簡文字考釋五則之五〉為題發表於《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2005.11）。

[3] 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編著：《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～五）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7.12）頁137。

[4] 李守奎、曲冰、孫偉龍編著：《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～五）文字編》（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7.12）頁284。

[5]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頁222、劉釗：〈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〉《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》頁79、李天虹：〈上海簡書文字三題〉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2.3）頁380-381、曾憲通：〈「子」字族群的研究〉《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》。

[6] 曾憲通：〈再說「𠄎」符〉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5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.10）頁247。

[7] 參李學勤：〈包山簡—楚先祖名〉《文物》1988.8，亦刊載於《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》（北京：中國青年出版社，1999.1）頁331、陳偉：〈讀新蔡簡札記（三則）〉，簡帛研究網，2004.01.30、郭永秉：《帝系新研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.9）頁180。

[8] 蘇建洲：〈試論《上博（三）·周易》的「融」及相關的幾個字〉，「簡帛研究」網站，2004.5.8。

[9] 郭永秉：《帝系新研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.9）頁215-216。

[10] 曾憲通：〈再說「𠄎」符〉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5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.10）頁243。

[11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.12）頁171。

[12] 孟蓬生：〈上博竹書（三）字詞考釋〉，簡帛研究網，040426，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html/mengpengsheng01.htm>。

[13] 裘錫圭、李家浩：〈曾侯乙墓鐘、磬銘文釋文與考釋〉，《曾侯乙墓·附錄二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.7）頁559注21。

[14]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.9）頁492。

[15] 李守奎：《楚文字編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，2003.12）頁327、775。

[16] 季師旭昇：〈讀郭店、上博簡五題：舜、河澗、紳而易、牆有茨、宛丘〉，《中國文字》新27期 頁120。

[17] 季師旭昇：〈上博五芻議（下）〉，簡帛網，2006.2.18。

[18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四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.12）頁254。

[19] 以上例證可見拙作：《《上博楚竹書》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·楚文字混現象舉例—𠄎與𠄎》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08.1）頁177-180。

[20] 馮勝君：《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.4一版）頁82-83。亦參李守奎：〈楚簡文字四考〉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三輯（南寧：廣西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頁190-196、魏宜輝：〈讀上博簡文字札記〉，《上博館藏戰國竹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2.3）頁393。

[21] 聞一多：〈伏羲考〉《聞一多全集·神話編·詩經編上》頁92-93。

[22] 郭永秉：《帝系新研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.9）頁213。

[23] 蘇建洲：〈試論《上博（三）·周易》的「融」及相關的幾個字〉，「簡帛研究」網站，2004.5.8

[24] 張光裕：〈新見老簋銘文及其年代〉《考古與文物2005年古文字學專輯》（西安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）頁65。

[25] 李家浩：〈釋老簋銘文中的「澧」字〉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.9）頁246-247。

[26] 荊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.5）頁112、116注51。

[27] 劉釗：《郭店楚簡校釋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3.12）頁17。

[28] 楊澤生：〈郭店簡幾個字詞的考釋〉《中國文字》新 27期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1.12）頁166。

[29] 范常喜：〈《上博五·三德》札記三則〉，簡帛網，2006年2月24日。

[30]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8.8）頁50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8年12月15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8年12月16日

點擊下載word版：

0234楚簡「融」字構形再議

上一篇文章： 裘錫圭：釋古文字中的有些“恩”字和从“恩”、从“兗”之字 下一篇文章： 我中心研究人員參加“第二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”

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[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](#)

[645个读过此条>>](#)

[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](#)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

·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

·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：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：fudanguwenzi@sina.com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